



百花唱本

BAI HUACHANG BEN



1965年河北省农民业余文艺汇报演出节目

红花给谁戴

小 剧 本

女 羊 信

紅 花 給 誰 戴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紅花給誰戴 (小剧本)

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620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1 字数 17,000

1965年8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35,200

統一书号 T10151-401 定价: 0.06 元

女 羊 倌

(独幕剧)

青島市 西白塔岭大队俱乐部 集体创作
农民业余演出队

郭 学 源 执笔

時 間 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。

地 点 河北省农村，社員赵紅英家的羊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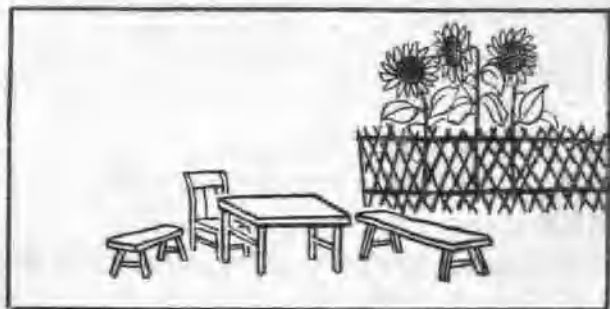
人 物 赵紅英(简称英) 高中毕业生。女羊倌。二十三岁。

赵 父(简称父) 贫协代表。老羊倌。五十多岁。

赵 母(简称母) 农村妇女。五十多岁。

王大婶(简称婶) 赵家的亲家母。五十多岁。

布 景 舞台当中摆着桌凳，台左角有半截用秫秸編成的矮墙，墙里长了几棵向日葵，墙外紧靠着村前小路。



(幕启：幕后传来两声鞭响和轰羊的喊叫声。赵红英和赵父赶着羊群上场，路过家门口。赵父一手拿鞭，一手抱着捆儿青草。赵红英用花袄包着一个小羊羔抱在怀里。

父 (扬鞭做轰羊的虚拟动作) 噉失！……红英啊！

英 哎！爹，干吗呀？

父 在前边拦着点儿，别让羊啃了队里的白菜。

英 哎！(做轰羊的虚拟动作) 噉失！……这“小不点儿”真淘气。(朝前打了一鞭)

(赵母闻声跑出。)

母 我说你这老头子还有个早晚吗？这孩子出去一大天了，咋不叫她早点儿回来吃饭哪？

父 嘿嘿，要不是我这老羊倌催着，她还早呢！

英 妈，回来早了羊吃不饱。

母 那你就不能了？

英 我一点儿也不能。

(赵父赶羊群下。)

(赵红英跑了几步，把自己抱的小羊羔，急忙塞到赵母怀里。)

英 妈，你先看着点儿这小家伙。

母 哎哟，这肉骨奶(调阴平声)的是啥玩意儿耶？

英 新接的小羊羔。(忙回身追赵父下场)

母 (把衣包放到桌子底下) 这丫头，把羊羔都当成宝贝蛋啦！拿着挺新的花袄包羊羔，你看，弄得这个埋汰①。(抱起衣

包，看了看）呀，这小羊羔长得多稀罕人啊！这绒毛又细又白。哎，还蹬腿儿哪，别跑别跑！（喜爱地把小羊搂在怀里。又走到台边、对观众）我们红英这孩子，脾气就是古怪。他爹当了一辈子羊倌还没干够，她又当上了队里的羊倌。你们大伙儿说说，这能怨我老婆子爱叨咕吗？这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回家当羊倌，我压根儿都没听说过！（略一思索）嗨，说是说，我还得赶紧给他们爷儿俩热饭去，别耽误他们研究什么……放牧知识。（转身回屋）

〔赵父上。〕

父 老婆子！

〔赵母端着个暖壶，拿着饭碗，气烘烘地走上。〕

母 干啥？我看见你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父 呵！这是哪出戏呀？老夫老妻的，有啥事，好好商量嘛！

母 你这个老东西，成天傻乐呵呵的，也不知个愁，闺女都那么大了，天天举着个鞭杆子，噉——噉——，你不怕人家笑话，我可受不了！我问你，这个事儿你到底跟队长说了没有？

父 （坐在板凳上，笑呵呵地掏出烟袋）眼下队里的羊越来越多，光我这老胳膊老腿儿的一个人还行啊！再说，咱那闺女当了羊倌，全村的人谁不说好！大伙都说咱那个丫头比我

① 埋汰：髹的意思。

能干。上了一次畜牧訓練班，学了不少“艺”^①，什么新法接羔啦，改良品种啊，繁殖优种綿羊啦，全是一套新办法。打紅英这么一跟我放羊，那羊群里从没见过一个生病的，这两天又增加了五只小羊羔。她現在像一堆火炭儿似的，越干越起勁。你說不叫她干了，紅英她会同意？支书、队长能同意？那社員們能同意？

母 这高中毕业的学生，回家种地我是沒意見。你看她前几年在果树队干活有多好哇！每天，修个枝、剪个叶、噴噴药水，干干淨淨的，干的也滿不錯嘛！村里人夸，連公社的干部也都夸她，可你这老东西，偏偏鼓搗着她去放羊。

父 哈哈，我不都放了这么多年啦！放羊有啥不好？

母 可真新鮮，你走到天边儿打听打听，哪有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放羊的？往后，要是叫人家婆婆家那头儿知道了，这对象非吹了不可，你这个老胡塗，咋不給孩子想想哎？

〔赵紅英手拿鞭子。〕

父 你甭操那个心，人家不像你那样老脑筋。

英 爹，你跟我媽吵吵啥哪？

父 哦……我跟你媽說笑話呢！

〔赵母坐在椅子上，把脸扭过去。赵紅英抄起飯碗，喝了一口水。〕

① “艺”：指技艺，就是本领的意思。

英 媽，待會兒圈里那頭新疆細毛羊也要下羔了。
父 呵！一天雙進寶。好哇，我得看看去。（磕了磕煙袋）
母 紅英，你過來！趕明兒個你別當這份兒羊倌了。

（趙父在一旁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腦袋，意思是告訴女兒，這是趙母的思想問題。

英 媽，你跟誰生氣呢？

母 我跟你們爺兒倆！我問你，放着果樹隊不去，爲啥偏干這個活兒？髒兒呱嘰的。

英 這行需要我嘛！

父 是你爹的好閨女！

母 我問你，一個大姑娘當羊倌，要是聲揚出去，你不怕人家笑話？

英 誰敢笑話？他笑話我，我還笑話他呢！

父 說的有勁！

母 你這個丫頭，別嘴硬，等明兒個羊群一上山，前不着村，後不着店，要是半路上遇上個花臉兒狼啊，我看你上哪兒跑！

英 嗯？跑啥？那人跑了，羊就不管了？跟它拼，要是半道上遇見狼，我就用杈往它腦袋上一蒙，跟它摔一跤；再不行，（從腰中取出一把鋒利的短刀）我就用這把刀子攏了它。

父 對！好樣兒的！狼是軟的欺負硬的怕。你瞧，你爹當了一輩子羊倌，鑽山溝子，穿野林子，也沒讓狼吃嚙！

母 合着你們爷儿俩一块儿气我呀！

父 唉！好好好，我先办我的公事去。（边踱边下）

母 你早就該走。

英 媽，給老綿羊接羔我也得去呀！

〔赵母站起身来，让女儿坐在凳子上，自己也坐下。〕

母 （心平气和地）我的好閨女，你听媽說，媽可处处为你想啊！我問你，今年多大了？

英 二十三了唄！

母 你在果园干活儿那陣，搞的那个对象，人家那小伙子可不錯呀！思想进步，劳动积极，人品又好，听說在果园里都当了队长了。这样的女婿上哪儿找去？往后人家一打听，你是个羊倌，整天价上山爬岭，一見面滿身的膻气！你爹不嫌你膻，你媽不嫌你膻，人家可是个干部哇！

英 干部怕啥？媽，你就放心吧！沒事儿。

母 你自个儿沒事儿、沒事儿的，人家可不願意呀！

英 媽，你不了解他，人家不会那样。他要真是瞧不起放羊的呀，那我更不要他哪。

母 看你这話說的！你不要他，这終身大事咋办？

英 咋办？（爽朗地）我就找个放羊的唄！

母 （走到台边）哎，你們大伙瞧瞧，这像个姑娘家說的話嗎？

（气的没有办法，坐在凳子上喘气）

英 媽！（用手搖晃媽的肩膀）媽，你放心吧！我有我的主意。

母 我可放不了心！（劝說地）我說紅英啊，你干啥活不行？这高中毕业的大姑娘放羊，我压根儿就沒听說过。

英 媽，你沒听說过的事可多了！現在放羊光是“嘸嘸”的不行，得会飼养，得会放牧，得会治疗，还得会新法接羔哪！

母 又是新法接羔、新法接羔，你爹过去放羊那陣儿，你当我沒接过？拾块瓦片把臍帶一割就行了唄，还非得請你这个高中毕业生？

英 媽，我問你，过去你接的羊羔，都能个个儿保活嗎？

母 哎哟！我可沒那么大本事，反正还是活的多死的少唄！

英 要像你那种接法，那队里的羊群多咱能发展起来？媽，現在新法接羔就是好！老綿羊下羔之前，先給它鋪上点儿軟和草，把手洗淨，工具要消毒，等羊羔一落地，先点上消毒药水，然后再剪臍帶，再点上药水，再……

母 得了，得了，你这接羔比接孩子还費勁！

英 媽，現在放羊，既要学老經驗又要懂得科学。过去我爸爸給地主放羊那陣儿，別說死一个小羊，就是都死了也不解恨哪！現在，現在我們是給自己放羊，給集体出力。这群羊是我們人民公社的一份家业，这大羊小羊可都是些寶貝呀！我們多繁殖一头羊，就能給社会主义添一分力量。媽，你說是不是？

母 紅英啊，你不还是个姑娘嗎！你要是个小伙子，別說放

羊，你就是放羊，我也不管你呀。紅英啊，你看，連咱屋里那張画儿都画着男的放羊嘛！

英 (紧握鞭子站起来) 那画上的事儿都是人画的，你画它个啥就有啥。明几个啊，我再画上个女的。媽，你不也是妇女嗎！？妇女就缺鼻子少眼？我就不信这个，我非要革这个命不可！哼，这条鞭子，(叭！打了一个响鞭) 我算拿定了。

母 你这个丫头，我可真……(无可奈何地坐在凳子上)

(幕后赵父喊声：“紅英啊，紅英！老绵羊快下羔了，还不快来？”)

英 哎！(跑至赵母跟前，双手摇晃着她的肩膀) 媽，你生气了？你别生气。啊！媽，你乐一个，乐一个，哎，乐了，乐了……(跑下)

母 (追到門口，又是气又是笑) 这个死丫头，早晚得把我折腾死喽！(回身) 你說这丫头也怪，她怎么就跟迷了心窍了似的，非当这羊倌不可？嗯，沒有不透風的牆，早晚人家婆婆家一知道信儿，說我閨女当了羊倌，可就全凉了。

(王大孀提籃走上，恰好听到个尾音。)

孀 老嫂子在这叨咕啥呢？什么“官儿”、“官儿”的？

母 哦！(又喜又惊) 我这亲家母来了！快，快，快到院里。

(王大孀进院，将籃子放在桌子上，坐下。)

母 (到台边旁白) 这新鮮事都出在我們家了，你看，剛提完女婿，这婆婆就到了。不用說，人家准是听說我閨女当了羊倌，上这儿調查来了。

嬸 老嫂子，這些日子隊里活計忙，我也沒來看你。今天看我閨女去了，就順便來你們這兒看看，我們寶田那孩子上省里學習去了，到現在還沒回來哪！總沒看你，你可別怪他呀！

母 (心慌意亂地) 不怪！不怪！

〔王大嬸打盪這個院子。趙母趁機把桌子底下的羊羔抱起來。〕

母 親家母，你先坐下涼快涼快，我給你倒碗水去。(把小羊羔藏到屋裡，返身出來，給王大嬸斟了一碗水放在桌上)

嬸 老嫂子，別忙了！我不渴。我也沒啥拿的，今天早晨我摘了點兒扁豆、辣椒，請你尝尝鮮，可別笑話。

母 不笑話，不笑話。

〔此時屋裡小綿羊羔叫了一聲。〕

母 啊！啊……親家母，你餓了吧，我給你做飯去。

嬸 (拉住趙母) 你快坐下吧，我吃飯了。咱們老姐兒倆拉陣子話，紅英她上哪兒去了？

母 啊！紅英啊，剛出去，她接……

嬸 啊，接枝兒去了吧！那孩子，在果園干活干的可真好，連我們村里人都夸她。

母 是，是呀……

嬸 我們村今年也栽了不少果樹，將來等她過了門兒，到我們村參加果樹隊，該成技術員了。

母 是，是技術員……

〔羊圈里的老綿羊，咩呀咩呀地亂叫了幾聲。

孀 老嫂子，你們家還養羊啦？

母 養羊？啊，那是隊里的，羊圈就在房後頭。

孀 聽說，你們村有新疆來的細毛羊，我總想看看，長的啥樣啊？（起身就要去）

母 〔上去一把攔住〕我可壓根兒沒聽說過。親家母，看那個干啥呀！你不嫌埋汰。

〔後台趙父喊聲：“紅英她媽，快送點兒熱水來！送點兒熱水來！快點兒！”

母 哎！（忙進屋）

孀 〔向屋內〕聽這喊聲是我那老親家吧！

〔趙母端一盆熱水上。

母 誰說不是呀！早也不要，晚也不要……

孀 噢，要給羊接羔吧？來，我幫個忙。

〔王大孀跟趙母搶端水盆。

母 你好好坐着吧，我一個人來行嘍。

〔後台趙父喊聲：“紅英她媽，把藥箱子也拿來。”

〔趙母聽見喊聲，放下水盆，回身取藥箱。走到半路，又怕王大孀插手，急着又跑回來端水盆，放到屋門口，趕緊進屋把藥箱子提出來。王大孀總搶着要幫忙，趙母左摺右擋；二人你爭我奪，趙母攪成一團。

〔趙父匆匆走上。

父 慢騰騰地，你活像個鴨子。

〔趙父和王大孀打了一個對面。

父 她大嬸！

嬸 他大叔！

父 你可来的真巧啊！

嬸 你看把你忙的这个样子！

父 孩子們都好？

嬸 全家都挺結实的！

父 她大嬸，你先坐着，我們队里那只老綿羊正下羊羔，还是难产，可容易出事啊！我这老羊倌放了一輩子羊，可就怕遇見这个难题，你先坐着，我得看看去。

嬸 你忙不开吧？来，我帮个忙。

〔王大嬸說着抱起孩子向外走，赵母扛住。〕

父 不用了，有紅英那个小羊倌呢。

〔赵母慌手慌脚，想堵住老头的嘴，又沒来得及，赵父一手提药箱，一手端水盆下。〕

嬸 (未听清) 奇怪呀！咋他大叔也說紅英升“官儿”了？

母 啊！是，是，紅英升“官儿”了！

嬸 哎！你咋还封建呢？現在不叫“官儿”了，搞革命的叫干部！是不是咱那紅英当了队长了？

母 啊……不是。

嬸 噢，是技术員吧？

母 啊……不是。

嬸 記工員？

母 不是。(举碗)喝水，喝水！

嬌 要不，是會計？(接碗不喝)

母 都……都不是。

嬌 都不是？那升的什么“官儿”啊？

(赵母十分尴尬地坐在凳子上，一語不发。突然，赵紅英挽着袄袖，伸着两只胳膊跑上场。

英 媽！媽！

(赵母像触电一样，突然扑向女儿，想拦，已来不及了。赵紅英发现王大爺，无限喜悦。

英 王大嬌，你多咱来的？

嬌 哎哟，我的好闺女，大嬌可把你想坏了。闺女，你这手怎么了？

英 大嬌，我给老綿羊接羔哪！

嬌 我的好孩子，多咱学的这个本事？

英 我快成了正式羊倌了。

嬌 (旁白)噢，是这么回子事呀！我說总“官儿”、“官儿”的呢！

英 媽，老綿羊难产，很危險哪！

母 羊还难产，我压根儿都沒听說过。(想繼續对王大嬌隐瞒)紅英，你这管果树的人，对羊是外行，可別楞手楞脚的乱下手，啊！这大羊小羊都是咱們队里的宝贝蛋哪！不如快找兽医站去。

英 媽，找兽医站来不及了，我試試看。快給我拿点儿药膏

来塗在手上。大嬸，你走累了吧，先坐下喝点儿水。

嬸 这老綿羊难产可要加小心哪！

英 大嬸，不怕，我在訓練班上专门学过給羊助产。

〔赵母拿出药膏来，帮赵紅英往手上涂油，一边擦，一边用眼吓唬她。〕

母 你不是帮忙嗎……

英 什么帮忙？我就是放牧員，队里的女羊倌嘛！

嬸 〔在一旁自言自語〕噢？这回我全明白了，是这么回事儿呀！

我們这个亲家母，可真是……

英 大嬸，你可別走哇！〔跑下場〕

嬸 我等着你，孩子，別急。老嫂子，紅英这孩子真好啊，干啥像啥。你看这闺女多潑辣，我就喜欢这样儿的，这才是毛主席的好青年哪！

母 她当羊倌，你也同意呀？

嬸 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，做工的、种地的、栽果木的、放羊的，还不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嗎！老嫂子，你們家出了个女羊倌，干的这么好，連我也跟着光荣。說实在的，我要能娶这么个好媳妇，我每天都得跳仨高儿哇。

母 俺那大侄子他……

嬸 这事儿可瞞不了我，他俩經常通信，可近乎着哪！俩人总是一个主意。

母 这些事，我咋压根儿都沒听說过呢？唉呀！〔有气无力地坐在板凳上〕要早知这样，我何必操这么大的心哪！可真是，

都怨我当娘的小心眼儿，思想旧，弄得里外不露脸儿。

〔幕后传来喜笑声。赵父、赵红英每人怀里抱着一只小羊羔上场。〕

父 嘿，亲家母，你可赶上好时候了，你看看我们队里的绵羊，一胎接了两只小羊羔，长得有多干净！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回老绵羊难产，要没有小羊倌出马，我这老羊倌可就抓瞎了。

孀 噢，想不到这小羊倌还真有两下子！

英 大孀，我们队里计划好了，再有三年，我们的羊群就能发展到五百多只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每年可以向国家交售七千多斤羊毛，每年积下的肥料，就足够全队使用的。对社会主义建设好处可大了。

父 到那时候，咱们爷儿俩更忙不过来了。

母 她大孀，我这闺女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她要想干啥，谁也拦不住。

英 妈，你同意我当羊倌了？

母 嗨，这回呀，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！你大孀说的好，你当羊倌光荣，我这当妈的也跟着光荣嘛！

〔赵父凑近赵母跟前。〕

父 〔玩笑地〕那你不怕脏不怕臭了？

母 怕脏？怕脏我还跟你过了一辈子呢！

〔众大笑。〕

英 妈，那只“雪里白”呢？

母 你放心吧，我把它放到炕头儿上了。（急忙跑进屋）

英 大孀，你稀罕这小羊羔吗？

孀 稀罕，稀罕，我更稀罕你这小羊倌啊！

（赵母抱着“喜儿白”跑上。）

母 亲家母，你看！这个小宝贝蛋多讨人稀罕，待会儿，我再给它擦擦洗洗，就更好看了！

英 大孀，爹，你们看，我妈也成了羊倌了！

（在四人大笑声中落幕。）

—— 剧 终